

月满中秋，

风拂秋光。又是一年丹

桂飘香、月满清秋的时节。中秋，

是中国人刻在岁月里的浪漫，是流转千

年的民俗文脉，更是根植心底的团圆信仰。

从古至今，一轮明月承载着世人最质朴的期许：

盼山河清朗，盼人间安康，盼亲友团圆，盼岁岁如

常。

年少时的中秋，是香甜软糯的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笑语、是夜空澄澈的清辉；长大后的中秋，是他乡望月的惦念、是岁岁相守的珍重、是步履不停的奔赴与坚守。一轮圆月，串联起古今情思，承载起人间烟火，让奔波有归途，让思念有归处。

本期副刊，以月为媒、以情为章，收录多

篇温情文字。笔墨之间，既有对传统佳节的

溯源品读，也有对岁月往事的温情回

望，更有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温

暖与感动。

月

圆

人

团

圆

今夜月明人尽望

□徐 新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当秋风裹挟着惬意的凉爽赶走了夏日的繁忙与炙热，尽享五谷归仓带来的丰收喜悦时，中秋节已款款而来。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根据史籍记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唐朝初年，《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成为普遍的民俗节日，并正式定下阴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至明清时，中秋节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主要节日之一。

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中秋节就是吃月饼，这是最深刻的记忆。近代文学家周作人也是这样认为，“中秋的意义，在我个人看来，吃月饼之重要殆过于看月亮”。到了中秋的晚上，一家人早早地围坐在院子里，吃着香甜的月饼，其乐融融。当圆圆的明月高挂在天空时，童年的我听着父亲讲“嫦娥奔月”“吴刚伐树”等神话故事，顺着父亲的手指，月亮上果然有几块暗影，似乎真的是人影和树影。

中秋佳节吃月饼，也是我国流传已久的传统风俗。古籍记载，月饼作为一种形如圆月、内含馅的食品，在北宋时期已出现。南宋《武林旧事》已载“月饼”之名，中秋互赠月饼、寄寓团圆的记载，则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国当代文学家汪曾祺先生说过：“节日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抒情诗，她里面保养着这个民族常绿的童心。”所以他在《晚饭花》中这样描述：“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几盆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在院子里摆着矮脚的方桌，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人一起赏月。”

中秋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那么简单。古时候的中秋，民间有“拜月”的习俗。花好月圆夜，将月亮神像朝向月亮，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再由当家主妇切开月饼，依次分给家人。后来慢慢成为一种民俗，人们已不再局限于祭祀，而是与渴望团圆、美好祝愿和向往幸福结合起来，充满了无限的情思。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借月抒怀，或吟咏、或感怀、或怅惘，以月寄情。唐代诗人刘禹锡写下了《八月十五夜玩月》：“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描绘的是在八月十五欣赏中秋夜月的美景，天上人间，心摇神荡，读来感觉满卷月华，令人神往。唐代张九龄的千古佳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抒发的是作者对亲人的想念之情。“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诗句以景写情，表达了诗人王建的思乡之情。苏轼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抒发了诗人对弟弟苏辙的思念之情以及美好祝愿。

儿时，能吃上包装简陋、馅料单一的月饼，便是满心的幸福和满足。如今，月饼已是一种价廉物美的大众食品，平时在小超市、糕团店等地都有出售，月饼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五仁、蛋黄、水果、肉松、豆沙等口味琳琅满目，但对于我来说，却再也感受不到年少时的满心欢喜。

一轮圆月，承载着阖家团聚的温情，也盛满了天涯游子的离愁。常年在外工作的我，早已难得与亲人相伴过节、共赏秋月、同食月饼，儿时中秋的温馨时光，已然成为心底一份珍贵的奢望。中秋，是岁岁年年绵延不绝的眷念，是中华民俗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中秋往事

□陆 漪

“十二度圆皆好看，就中圆极在中秋。”时光永不停歇，四季周而复始，不经意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中秋节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节日，作家迟子建说：“端午节之后的大节日，当属中秋节了。”每每家人团聚欢度佳节时，我总会想起我刚上中专时的那年中秋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很幸运地考上了外地的一所中专，妹妹也升入初中。父亲在镇办企业工作，母亲在家务农，供我和妹妹上学，家里的条件日渐拮据。后来，母亲找了一个打零工的活儿，白天出去打工，收工后又急匆匆去种地，挣些零钱来贴补家用。

那年中秋节，班级里组织大家去公园划船赏月。抬眼望去，遥远的天幕悬着一轮圆月，点点繁星缀在四周。月光清凉如水，给大地覆上一层薄软银纱。银辉漫过波光粼粼的水面，随涟漪漾开细碎粼光。同学们划着桨儿追逐嬉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仿佛惊动了广寒宫里的嫦娥，月亮周围丝丝缕缕的云彩如她的秀发般，飘逸起来、舞动起来……

望着这澄澈月色，我蓦然心生牵挂：此刻的母亲，是仍在田间忙碌，还是已然归家歇息？中秋节正是瓜果飘香、庄稼成熟，收获丰收果实的好时候，金黄的稻谷，雪白

的棉花、火红的高粱纷纷召唤着人们去收割。在这皎皎明月下，母亲没有那么好的闲情逸致去品月饼、赏明月，也许她还在抢着捡拾棉花、收割水稻。上初中的时候，我还帮着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现在只有母亲一人在劳作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再美的月光都无法冲淡我心里对家里的思念和牵挂。

到了国庆节，我迫不及待地买了车票回家，地里很多庄稼收得差不多了，只有落花生还没有全部收完。我主动和母亲一起去挖花生。吃晚饭时，母亲拿出几个包装简陋的月饼递给我说：“中秋节那天多好的明月，我正好抢着捡拾棉花，晒干后卖给了棉花收购部。这次你回来，我就买点肉菜、月饼犒劳你们姐妹俩，节后虽然便宜点，但是味道是一样的。”

我听了频频点头，看着母亲皴裂的双手，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咬了一大口月饼，外皮脆脆的，馅儿甜甜的，我大口大口地吃着，母亲嗔怪道：“没人和你抢着吃，慢点吃啊。”后来，月饼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但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月饼。

“一生几度中秋？中秋几回明月？”那圆圆的明月，叩开了我记忆的门扉，与亲人共度佳节、共享一轮圆月和一块月饼的温情和感动在我的心中生生不息地蔓延开了……

课桌里的那两块月饼

□梁 振

晚饭后的校园是最让人放松的地方。湖边没什么人，我找了棵歪脖子桂花树，把课本摊在膝盖上，翻白天的笔记。纸页被风吹得哗啦啦作响，我用手掌压住，一笔一画地看。远处操场上有打球的，偶尔传来一阵喝彩，混在风里飘过来，不远不近，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

天慢慢暗下去，我看不清字了，就把书合上，拍拍裤子上的草屑，往教学大楼走。教室走廊的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打在水泥地上。刚走到门口，有个同学喊住我：“有人送了个信封放你课桌里。”

我愣了一下，没多问，径直走到座位上，伸手在课桌抽屉里摸到一个牛皮纸信封，捏起来有点分量，边角被压得微微翘起来。拆开，两块月饼叠在一起，油纸包裹，印着那种老式花纹，朴素简单。信封里还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就写了一行字：中秋快乐，加油！

没有署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像是用左手写的。我反复看了好几遍，纸条方寸大小，寥寥数语，干净利落。两块月饼是那种最普通的五仁款，掰开能看见青红丝和瓜子仁。

晚自习照常上，课本摊开在桌面，我却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抽屉里躺着那两块月饼，隔着木板，仿佛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沉甸甸的。下晚自习后，我揣着信封往宿舍走。那时候一个班住一个大通铺，上下两层木架子床，一个挨一个排开，中间连转身都费劲。老旧床板泛着潮湿气息，混着汗味与皂香。熄灯之后，翻身的咯吱声、磨牙声、梦呓声一齐涌来。我爬上上铺，静静躺着，听窗外虫鸣此起彼伏。

半夜，我摸黑从枕头底下把那半块月饼掏出来，咬了一小口，甜，但不是腻人的甜，是入口之后，先暖了喉咙，再酸了鼻尖

的甜。我慢慢咀嚼，小口小口吃完这半块，余下的重新用油纸包好，收进包的最内层。

后来那剩下的半块月饼，我在包里藏了很久。每啃一小口，都像在和沉重的生活较劲。半个月过去，月饼慢慢变干、变硬，掰开来能看到断面上的油纸印子。待到全部吃完，口中的甜味久久不散。

多年之后，我才知晓送月饼的人，是后排那个沉默寡言的男生。我们并不熟络，平日里最多点头致意，有时甚至只是擦肩而过。一次同学聚会，酒过三巡，众人闲谈往事，他才轻描淡写提起：“那时候看你总是一个人，觉得你挺不容易。”仅此一句。我愣在原地，千言万语涌到嘴边，终究什么都没说。酒杯相碰，往事就此翻过。

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尝过广式莲蓉蛋黄、苏式鲜肉、云南云腿等各类月饼，也曾在香港排队买过奶黄流心月饼。舌尖的甜层层叠加，却没有哪一口，比得上当年课桌里的那两块。

往后岁月，我经历许多困顿时刻。有几年日子格外难熬，像一道无解的算术题，怎么也算不出正数。无数失眠的夜晚，站在陌生城市天桥上的夜晚，独自蹲在医院走廊的夜晚——那两块月饼总会沉甸甸地浮上心头，几乎让人喘不过气。可奇妙的是，这份重量在压着我的同时，也在托举着我。当年那个少年，没有多余言语，只是悄悄在课桌抽屉放下两块月饼。他无从预知我日后的坎坷，也不会想到这两块月饼，会成为我生命里一根隐形的拐杖。他只是心疼孤身的我，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

可正是这件小事，让我在晦暗岁月里反复记起：曾有人，隔着一段距离，以轻柔的方式，认真惦记过我。既然被人惦记着，便没有轻易倒下的理由。